

書

八



文粹卷第八十

書二

摠五首

吳興姚

絃

論兵 勤裝相不自出征書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上周相公書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請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曰下以涸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迫的或慮未實萬  
 一者有之以可先事一言豈得後而有悔耶以陽二李太尉立大勳  
 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傳六州之地歸公自秉大政兵誅蔡  
 州久而不克奉命宣討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  
 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  
 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  
 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正以陳平寇賊為事取自秦漢以  
 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獻  
 贊矣固可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有亦各欲成功在心唯恐



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旬月不即謀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即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翔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文邊書

林縕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賕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刻華地暨天下廓清斯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我疆我理陷於大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綬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僕僕愚

勝力體不安坐則踉蹌至言惟及駕乎此事雖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旌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王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口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資言而月驕慢跨廣闊而羅第相長河而固亂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擊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奔鳥獸附於數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寸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日二日則復一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奔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却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且禦守者一有功平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勤攻戰朝廷所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晚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饑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者有兼知之者即度有營田之目皆以從官利相誘彼賀公之實僚悉皆和采斗粟必欺於文素一



言可致其獲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馬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審過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黨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腑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擊戮已乎此實生終意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馬此言為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想用與不用也假使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留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

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御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相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而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開崇墉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其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竟荒徵關東兵



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  
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其北土馬之所生  
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兵戰騎自不當是  
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  
天下不能滅漢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  
人之國不能料敵不自棄國可乎其所以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  
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  
析離為三編輯敢獻上以備覽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  
惕之至其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鎮俎之謀等書  
已定而賤末之士苟苟善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其大和二年  
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  
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且徧徵諸  
道兵士不過五千入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頃帖附地

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  
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  
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未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  
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回  
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抵令保  
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  
即不出一歲矣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  
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州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  
義於澗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  
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  
我與敵矣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  
徒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  
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  
節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  
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



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使言而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以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曰潛身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曰揆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在一言從史迺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處死軍士每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于軍門諭以禍福義兒三千悉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矣主僅一月日曾與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典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為亂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

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評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此時用兵處一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而殺皆樓下步射搏天氣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礪州刺史張汶曰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曰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率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匪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繫臨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從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日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



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陝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空其口高壁深澗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来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及側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季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最勁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盪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武

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漢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儼大破儼將慕容評於潞州曰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常孝寬齊王收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其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終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僅使北虜至今尚在汾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能豈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雖此亦非細自古皆曰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其受恩最深竊敢冒干威嚴遠陳愚見任戰汗其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請書

林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其則典歌虞贊魯之人為侍苟有妖孽其安敢不隳裂肝膽為相



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兇黨侵犯疆鄙，其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濟時之畧，佐明聖上之朝，其竊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弃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弃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其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西軍犄角相應，此皆腐儒墜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素何者？自兵興以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者不刻，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設若若以為申說言淮

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啟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立身臨城，祇二十里，北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接一川，若盧從史必以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強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愚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濶齎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其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于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皆失其輟，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其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



者若以為恒莫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救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竊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濶欲殺某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我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况苗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朔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備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為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冥成之心者乎聖人秉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未不測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由鴻龐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警至於運三靈培生人元、蜩螗魁傑駁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於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郭窮荒而寓隣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傳誓誥慮殫兵老豐何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終已天下懸聲君臣共謀遂有鹽鐵車馬權酷占畜之租與危矣於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若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於噫惟皇唐操璇璣取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淵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猶我右陲儒之策曰蘇親武之說曰宿



兵和親則易携宿兵則厚止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皆屬三方又安  
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在瘳豈負鼎虧  
折衝之資推轂至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  
檢狄秦曰胡漢曰匈奴皆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  
則正居東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  
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  
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  
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  
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  
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為懷不遑  
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惟如  
惧不周而忽生於寒卒飢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我皇御年矣邊無  
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而暴兵：不問堪  
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弄民而相保

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而戎在御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  
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  
城於虜蹊民遷於虜濱城遠罷而寇窺民未居而囚拘警弓者卻  
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安期矣且虜不可以去兵而威兵不  
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之師  
此所謂財有盡朝矣故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卻也不



交頸各蟠千里不負不覲私贍  
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堂馳其精良不三四日典魏決  
於漳水面不五六日典趙合於泚水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  
日典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於忠烈無如上  
堂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  
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雖祿  
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  
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佐  
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



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將軍負三在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望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在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董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固有紀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寧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奉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寧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

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日觀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千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其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劔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其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嘗爵諸葛爽袂安交拓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公淮鱗沐滑以東蝥螘故無賴輩食之不飽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酋王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婦剥我



梁宋天子以蟻虱庠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  
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  
節旌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君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拔  
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  
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  
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賈良而性賈故為人治未嘗別去根源所以延其  
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疽見醫賈賈且欲大其疽疽而沽直因  
以藥檢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死其族而藉其有無且  
二賊習醫壽春唱頰上刷毫杜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  
者傷驅人之婦女輩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  
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逐軍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  
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  
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  
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  
仙芝之行也其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

上諭全口人行軍書

吳式

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  
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夫  
丞相主也刑部以官為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  
下可使諸侯盡附餘殺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由  
其形是已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  
吾以刑之法令承之則是韓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  
虜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斷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  
必臨陣而推捧頭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  
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  
皆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  
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甚萬萬中  
脫不如此日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  
平河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變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



系御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便擬其言於閣下夫  
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竊矣誠願承  
預宜密請勅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  
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使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  
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為丞相之  
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  
授緣道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絕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  
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於城下此大  
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  
孫文懿則捨其盜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願  
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二千五  
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為勳成大業矣夫  
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  
僕者三百人軍令若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群寇之心歸六萬人  
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

道遠慎出入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  
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  
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  
成書不可書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略

杜牧

某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  
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日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  
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醜惕惕若不足  
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觴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  
迴鶻種落人素非多狡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眾叛逃來漢  
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騶駟之騎渴耗已無連酪皮裘  
之次負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虜  
之不出者有一時去時來徇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  
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  
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



久成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瘕隨之禁示戎狄之弱生  
姦傑之心今者不取功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千尊重自兩漢伐虜  
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  
童馬先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  
大國也但其人不能卒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實逃短而攻長至於  
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  
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乃背寒向喧南來寇抄今出其意  
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亦駟  
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則取幣而困斃可舉而滅矣武帝從  
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溝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  
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  
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夏逐散亂帝於窮水西  
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  
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  
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殺射之兵整飭誠誓仰負清祭

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龍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  
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於席之  
上翫冠於掌股之中軌輜懸鐵湯沃明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  
合防秋水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  
或云北取點曼今計回鶻伏以點曼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  
一時必助駁負材必用法令必明滅回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以弱  
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  
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  
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璫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  
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  
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  
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四 總七百

吳興州

鉉

纂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論禮

三上續書

重谷杜君書

論國語

與呂首州論非國語書

谷吳武陵論非國論書

論制詔

谷楊湖南書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家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  
說異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  
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  
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  
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  
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六九六有二義其一  
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  
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



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二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若曰孰與類達著此說乃類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知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無迴高蹈豈意兼成道重不許大可禱言老萊家居羞與諸疾為友延行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河林壑地之所豐煙霞霞性之所適陰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具高

下何謂狂生僕美馮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補前日行數實欲抵尋誠恐感皇孝廉中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故義多當屈文侯之陳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睡琴故人一來何損蒙信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闡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場方至奉報書兼在帖垂問家禮與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貴言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緣三年而已至於義服如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兩極行緩可均切至或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難至如父為孀子獨施斬服蓋



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喪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己公為禰禰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如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今可行於今以為今之對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秘室至如凡允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地也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義合而家道

之時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甚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遠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弃婦之義也違道弃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王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



之君子當度情以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碣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宮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為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為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替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太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為長其昔在隋未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其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表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厭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又於揚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甚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

足履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晉遺祇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及泥乎大道甚者好恠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皆空漸染砥礪幾乎道且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侈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曰故乃挽引彊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虐好恠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自矜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廢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曰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何



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  
令往一通惟少留現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依子孟子評有章  
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  
者豈若是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  
以撫子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五為是書非方氏尤甚若  
二子之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澆不及者滋衆則余之  
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  
則進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庶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  
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前人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  
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名譽喜息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  
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  
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不  
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

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是下以超軼  
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常雜言  
於世俗今日其困也而書之怕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  
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昌  
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  
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潤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  
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  
之標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僕在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  
若蟪蛄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為准其不知言  
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  
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牘此在  
聖明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



黃鐘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  
古人欣歎駭悚詠歎無數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  
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  
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化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  
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  
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  
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道而敢  
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川之過至於九年暴于四  
方為所觀笑此所以慙愧于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  
大者豈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致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  
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  
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  
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覲然以序引  
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為子孫秘

藏非敢效太冲三者而求玄見安發之之道也及臨見鴻臚之作非  
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此常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  
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向可言也伏以胸中忠實敘述周詳因  
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向階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  
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需  
王澤燭幽帶振刑典申肅殺偷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  
虛美所異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  
秘書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修三吳實如林越之相  
容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  
許公範一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況之今又遇閣下此作  
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列公是其所望也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太子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二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  
但偏傍摸刻而已緬想聖王達立制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  
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



重寶珍草木得非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挹讓周旋之體於鬚眉  
口鼻得喜奴心係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  
得擺拉咀嚼之勢隨千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  
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茲予中  
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  
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攢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  
子得篆籀之宗自皇唐聖運建茲八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  
以得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具  
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  
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  
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青若濫先犬馬此志不就必  
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粵苟利國家專  
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列主人寒天已暮閣燭之下雁心叩書  
之霜深筆公未窮體勢備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  
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八十 卷終

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五

吳興姚

銘

符纂

論史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與馬植書

論史上蕭至忠書

與陳叔達稟借隋紀書

荅王績書

荅韓愈論史官書

荅皇甫湜書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荅元稹侍御書

以口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辱守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甚為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  
心甚善來書之意至遠者大者斯書以善矣其萬之所論者輒備聞見  
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脩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  
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脩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  
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  
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其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其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  
見以為寔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  
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二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  
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  
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  
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  
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於是叙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脩春秋則編  
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桓莊凌迤陵頹  
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  
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  
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質臣也美則美矣愚以

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脩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脩史  
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真以  
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  
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  
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實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下滅矣推而  
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  
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  
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  
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  
不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  
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  
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更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  
才奮史筆不虛妄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  
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字  
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



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奧雖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子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之大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強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鉛黃外飾直素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思忘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而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

有恨群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與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嘖嘖於內若飲者實滿於

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以乎哉如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時心將事四方志若學于山者以一篋負不止於王嶽峯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鳴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耶蹶然而恐震駭且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嶺而南涉滇江浮滄海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牀而求之心謀吾所傳不失其拍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坐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爾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烏若為行道之儒耶斯之於心有



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徒  
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  
自以為商榷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  
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  
譙周焉此某所以妄畜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緝浮越梅嶺泛贛江浮  
彭蠡雖又抵於庄廬臣廬有隱士某者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  
教員書經語經之文聖人之語鑿鑿一如指掌予文從而明之者若出井  
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  
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泮磨若其心亦天  
也。是天有音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鼓吾自然後國語則五  
足然後兵法抵官刑然後史記耶予是以自忘其愚鼓吾故有三傳  
指要十五卷漢書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其血三卷隋監一卷  
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章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  
於太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  
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  
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  
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碑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  
國志有若衛顛繆襲王沈傅玄茅暉薛瑩華履陳壽言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  
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杲之蘇寶圭沈  
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  
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寧陸瓊姚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  
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高規湯休之  
杜臺卿崔子孫李德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  
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  
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玄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  
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  
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



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  
多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畧各有新意豈在班馬之文  
質董融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剛  
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畫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  
裘者矣以至神言不多乎哉以為多則在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  
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為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  
書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宏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愛  
予哉得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  
動心者也倘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序之下猶有田一  
成耕牛而具僮僕為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顯神誠知非丈夫  
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能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  
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有五故也何者自古國  
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

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  
著述多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  
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  
自以為首表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割筆相視舍  
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每且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畫先  
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  
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  
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  
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橋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  
中林遂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  
史之書法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  
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類而防諸清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  
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贊否倚有五始初成一字如賤言末絕口  
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播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  
直書見離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利定一史



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年九收其意雖行一國三公遠後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摠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華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利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鈔奮墨勤墮須等其表其篇付之此取某紀其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倚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各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之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汲於勸誘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替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最

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云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寄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成帙前舍弟及家人往往有書借感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標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兩望重南宮朝夕丹旌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豈足華棖顧蓬高而徒眷鳴鍾列鼎想藜藿叨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抵遲立餐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死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勝嚴其高鑪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下兄於城守



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夜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  
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三  
兄點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  
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頌厚芳翰安平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  
滿然自失誠恐持却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鄴之音歷茲英之  
肆所以遲廻簡牘伏念旬時輒撥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書  
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絀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止當要  
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  
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  
國以禮君與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  
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  
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  
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

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官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  
馬迹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  
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宗放蕩史道自矣然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若能宅郊禋祀稷植師長撫黎元雖復五  
烈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此式首徒然哉是賢外文中子知其若此  
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冗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上具  
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列有隋之  
末濫尸貴郡因循善善諷頌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者舊  
所接風流人物各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誦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  
子道亨鴻禧藉時來安叨近侍朝堂多暇典貴自娛覽後魏周齊之  
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褒貶  
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事至於密  
會皇道潛濟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會敘寫其祖父寄冕  
胤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  
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



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貞良史焉古人去過高唐  
者學王豹之謳遊惟漢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  
成敗不足泰目所親觀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  
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冀有  
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待疇  
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  
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且  
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其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  
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  
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  
近密地食奉養復使掌國利紙筆為秘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至  
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充非也史  
以名譽與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廢賤

成敗人愈益顯其且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  
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內廷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  
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感凡居其位  
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  
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惜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  
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倖  
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佞  
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  
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且守中道不忘其直  
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  
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  
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



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追則同職者  
後來繼今者亦久矣所聞知孜孜不敢追則庶幾不墜使平有明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石砢者軒天地者  
決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  
相責責道寔然後為官乎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往明者所  
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人多學如退之之辭如退之的好言論如退  
之慷慨自謂正直行焉如退之由所云若其則唐史亦述其卒  
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其可痛哉退之  
宜更思可為連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去  
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大為又誘能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已而欲勉他人難矣哉

荅皇甫湜書

李翱

原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  
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誘奸  
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二君二年矣材能甚薄澤不

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  
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  
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  
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推於時身卑  
處下澤不能潤物恥所泯而燼滅又妄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  
是非一代以傳無實而自光耀于後或性有著書者僕近寫得  
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  
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  
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  
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  
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且下讀  
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在明司馬遷班固  
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考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辭  
之高下理必徒也唐有天下聖明繼于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  
范曄陳壽可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刻僕可以為



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獲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聞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免死。祭潛德之幽光。是韜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典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書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游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恭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多有。他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空今。大不特太尉自有。雖在軍中。其處心未常虧及其蒞事。无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銅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剡輒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伯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榮雖不及。未知建筆。徒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可謂傳信傳善。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典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年前襄州文學掾。翹逢遊善。逢政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室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



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遣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  
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  
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音復隱青巖逾年而  
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絀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  
來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特希德義  
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  
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  
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曰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斬拜之  
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而後於居易  
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編淺選與者之所不為蓋佛人之  
心雖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  
後亂者不必誅而曰春之本朝甘心刃難矣刻是以治平則為  
公為卿為將為賢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鳥者十常八九焉若  
甄生并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  
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同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後亂

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  
事者編此義刻以求求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  
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  
田於襄之且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亦謹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  
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  
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於文舉始就羈於吏  
職其間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竟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  
冤詣京師告許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矩馬疲言  
約行孤將不為驕閭之所排擯力者得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  
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  
冤之狀告甄生百字相信待由是輒行既而自思潭賤之中猶願二員  
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論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其再拜  
廿口元積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又濟識安祿山必  
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所



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動已取足不干州縣其  
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縣是與上交故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序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  
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今又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亦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以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則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俞心再拜

唐賢文集卷第八十一

乙卯三月廿九日

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六 忽十一首

論選舉 與權德輿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荅獨孤秀才書

論諫諍 與人論諫書

荅孟郊論仕進書

論法乘 與濟法師書

與權德輿書

晁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

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

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

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去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

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

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

吳興姚

荅柳福州書

上禮部權侍郎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鄭駙馬書

與崔運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冕



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  
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  
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  
腐生監學子比有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  
爲一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誦注  
富精於誦疏者以爲次等不登此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直明六經之義先王  
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法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末也先章句之  
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至衆  
而人物殫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  
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復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  
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二十人十年得二百人三十年得  
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  
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  
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駘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  
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求聞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  
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  
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  
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亦必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  
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  
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  
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  
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  
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  
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重仲舒之倫病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  
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麗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石職  
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一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舊  
典求通理而已求辭感而已百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更復於此  
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



齟齬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策末如之何頃者余五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自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默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雖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耶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乎古今風俗較正齊教化根本原如要終長纏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口化魯曼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紛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作無量某再拜

上宣州直學大夫書

杜牧

某聞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曰科第之選宜與賢上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且固於上心上持下執聖如金石為子弟者黃潛鼠遺無入仕路某竊感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大者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八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者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是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孫子疆柳下惠出於公孫無駭諸侯之子桓公子公子之子桓公孫公孫之子桓公孫以三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



尤者華元子空向成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  
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  
齊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  
吳之季子扎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  
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齊之良臣子囊子丙子期  
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關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關  
子關巢關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為氏生焉賈孫叔敖為文也遠  
啓疆遠子馮遠掩遠罷屈氏生屈蕩為劉屈建子六國時有昭奚  
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其楚國為霸  
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六王於晉國最為彊其賢臣尤多  
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  
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八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為諸侯而盟之者僅  
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子也皆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  
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  
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

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考梁  
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都  
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  
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齊助長孫太尉  
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草廢武后詔玄義  
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突曰疆域為  
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  
二百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  
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  
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  
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  
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  
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  
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與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



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劄  
之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  
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止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  
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  
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擢置文學士  
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主因燕公也張曲江九  
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  
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  
歲拒賊十二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  
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  
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地未叛  
者皆高下其目孰視朝廷希嚮疆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  
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即度使出朝廷  
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  
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  
按取沉滯而各還其官

開元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鏡州取李越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  
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以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

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剪蔡  
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  
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  
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  
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  
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嗚呼先王成憲其求無愆  
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  
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崇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云制耳  
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僕嘗見三郎秀才新文  
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言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  
以辭彩適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僕使前五  
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  
三月不仕則相吊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



賊管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于籬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二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書于舍八三兄閣下郁以母舊遂獲謁見叙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眷意甚露郁瑣鬱鬱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推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差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差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鐵錐臥於鈇鉞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鈇鉞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視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差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昔者之擁腫礫石鈇鉞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此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必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

中而擇再不中是貴已為擁腫礫石鈇鉞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論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有崢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之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素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觀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殊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殊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歟郁常行平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盈消息其言稍有可驚焉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臨見其文則替其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



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  
惶惶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  
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受也是  
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間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也於主司  
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  
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  
於其善者扶之持之有善而未具者決之道學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  
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  
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  
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寞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  
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  
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  
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  
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  
深矣非又敢以假前白薦意欲以大賢擇眾賢而使七十子之徒

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纖  
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二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  
瓴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  
夫豫章珠璣鑲錡毛嫱終慮隱之擯之穠之穠之之為患而擁  
腫礫石鈇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已多  
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  
力今天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銜口結  
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  
為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至達  
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  
懷其他慕重續侯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其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



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則與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享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能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巧險拍射醜惡致使然也夫巧險之言近於誕妄拍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備者敗備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自意自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陪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巧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朝矣不得入朝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久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此之許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國主玄宗皇帝幸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侍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交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豐豐釋釋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禁絕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閱下諫疏錫以幣帛辟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閱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五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羊味之不足具拜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五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拜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承閣下



之厚愛莫甚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才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  
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  
士亦列朝廷是必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  
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  
管轄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  
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并喜慰二者交并  
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讀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發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  
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  
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  
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為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  
詐聳聳上於是深羣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  
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  
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敘立明

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知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  
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宗者少耶今年二月上嘗耳  
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群疑久三年之間  
斤斧之聲不絕受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  
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  
豈諫大夫職耶樵以為太靈生民者不過群疑久武皇帝發憤除之  
異活疲甍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疑以重困  
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  
以明群疑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儻  
以樵書為不狂試入為上言其略

古口子血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其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五字猥貶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曰助天  
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耶夫豈豈一端而已  
夫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者不思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  
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



安敢不爭斯語直以阮蒙推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  
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耶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為  
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  
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大馬聲色屋室使僕之  
胥胥與僕將沉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將奮飛騰凌  
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  
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耶足下所待僕之寧以  
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粵其果有茂異僕幸  
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況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  
藉此第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況又妄於他人耶又曰不待位  
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  
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弱性而欲輔僕愚心甚至公於天下  
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為  
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  
事實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耶謝絕之

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官安世  
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員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  
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折辱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  
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瓌瓌方爾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  
許乎人哉東野用心異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  
也其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若室之戶牖孔明之振闥足  
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  
遺失將詎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  
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  
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  
義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滎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道可茲意也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眾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

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者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眾生若病應同一病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二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經云當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當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



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  
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  
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  
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  
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  
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  
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有  
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  
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  
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  
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  
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  
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  
者無明緣行緣識緣名各各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緣受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憂悲苦惱是也夫五

蓋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  
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  
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  
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  
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  
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昔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  
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者於翰  
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曼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  
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鑿鑿燥燥所中懼傷子敬醇醪  
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  
以爲士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士之出者固多良  
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  
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石鍾乳產於石



石之精麗醜疎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耀其數滑以美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公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醜醜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下大下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澆灌不發蕪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并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志精凡爲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爲具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滿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異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且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長飲其羊開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虜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賢西子之

聖志而贖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脫沓負而忍者皆可以以險盜凶門制閘外山東之稚駘撲斃力農桑唱東粟者皆可以謀謀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是有光言當歸者以馬羣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以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六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次乃廣運不必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夸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其白



三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separate column of text.



書